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IANSELONG

# 变色龙

(俄) 契诃夫 著 陈香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IANSELONG

# 变色龙

(俄)契诃夫 著 陈香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鲁亚平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色龙 /（俄）契诃夫著；陈香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81-3

I. ①变… II. ①契…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198号

**变色龙**

（俄）契诃夫 著；陈香 译

---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2.25

字 数：206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81-3

定 价：19.80元

---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    |
|-------------------|----|
| 变色龙.....          | 1  |
| 一个时髦青年的惨痛的忏悔..... | 5  |
|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 10 |
| 捉弄.....           | 14 |
| 相识的男人.....        | 18 |
| 歌女.....           | 22 |
| 演说家.....          | 27 |
| 彩票.....           | 30 |
| 名贵的狗.....         | 35 |
| 苦恼.....           | 38 |
| 小官吏之死.....        | 44 |

|               |     |
|---------------|-----|
| 乞丐.....       | 47  |
| 运气不济.....     | 52  |
| 在钉子上.....     | 56  |
| 识字的蠢人.....    | 58  |
| 宝贝儿.....      | 63  |
| 六号病房.....     | 75  |
| 哼，这些乘客们！..... | 121 |
| 嫁妆.....       | 125 |
| 跳来跳去的女人.....  | 130 |
| 药内奇.....      | 153 |
| 出诊.....       | 170 |
| 在催眠带表演会上..... | 180 |
| 在钉子上.....     | 183 |
| 窝囊.....       | 185 |
| 拔萝卜.....      | 187 |
| 未婚夫和爸爸.....   | 188 |

## 变 色 龙

穿着新大衣的巡警督察官奥丘蔑洛夫，手里提着一个小包，从集市的广场上走过，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巡警跟在他的身后，他双手端着堆满了醋栗的筛子。四周鸦雀无声……广场上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儿……小铺子和饭馆的门敞开着，就像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在沮丧地张望着上帝创造的世界，但是这些门口竟然没有要饭的乞丐。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突然，奥丘蔑洛夫听到有人喊叫。  
“伙计们，不要放它走啊！这年月可是不许狗咬人的！一定要抓住它！哎哟——哎哟！”

接着一阵狗的尖叫声传来了，奥丘蔑洛夫朝那边看了看，发现是从商人比丘金的木柴场里跑出来的一只狗，只见它正在用三条腿一瘸一拐地逃窜，还没有忘记不时地扭过头去往后看看。一个人在后边紧随而来，他的上身穿着浆洗过的花布衬衫和坎肩，没有系上纽扣。他正在奔跑着追那只狗，他猛地向前一倾，扑倒在地，一下子就抓住了狗的一条后腿。狗发出一阵尖叫声，一阵呐喊声也传来了：“千万不要撒手！”从铺子里探出来一些睡意朦胧的脸，木柴场的四周很快就聚集了一群人，就好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

“好像出什么乱子……长官！”巡警道。

奥丘蔑洛夫转向左边，朝人群走去。在木柴场的门口，他看见了那个穿着坎肩、敞着怀的男人，正举着右手让人们看他那血淋淋的手指头。他一副半醉的样子，似乎在说：“你这个小坏蛋，我一定要扒掉你的皮！”而那被血染红的手指仿佛就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丘蔑洛夫认出这个人，他正是金银首饰匠赫留根。一只脑袋尖尖、背上有块黄斑的白毛小猎狗正是这场乱子的罪魁祸首，只见它前腿叉开地趴在人群之中的地上，吓得浑身发抖，还有它那含着泪水的眼睛，流露出一副痛苦和恐惧的神情。

“这里怎么一回事儿？”奥丘蔑洛夫挤进了人群问道，“你在这儿做什么？你怎么举着一个手指头？……刚才是谁在叫唤？”

“我正在走路，长官，也没有招惹任何人……”赫留根回答说，不时地用凑着空拳头咳嗽，“我正在和米特里·米特里奇商量买木柴的事情，这只下流坯子就冷不防地咬了我的手指头……您一定要谅解我，我是一个做手艺活儿的人……而且我干的活儿也必须很细致。你一定要让他们赔我钱，因为我这个手指头也许一个礼拜都不能动弹了……长官，法律上也没有‘挨了狗咬就得忍着’这一条啊……如果每条狗都随便咬人，那这个世道就真的没法活啦……”

“嗯……好吧……”奥丘蔑洛夫皱起眉头咳嗽了两声，然后严厉地说道，“应该是这样的……这是谁家的狗呀？我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的。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是怎样整治那些放出狗来乱咬人的主人的！有些先生根本不把法规放在眼里，现在是该管管他们的时候了！等到这个混蛋被罚了款，他就会知道我的厉害的，也会知道让自己的到处乱跑的下场的！我一定要整得他哭爹叫娘！……叶尔德林，”他对那个巡警说，“你前去了解一下，这是谁家的狗，然后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呢，你们一定得把它弄死。不要耽误时间了！它很可能是一条疯狗……这到底是谁家的狗呀，你们听到了吗？”

“这好像是西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个人小声地说。

“西加洛夫将军？哦！……叶尔德林，你帮我把大衣脱下来……天气怎么这么闷热呀，真是要了命啦！大概是要下雨了吧……有一点我是怎么也不明白，它怎么会咬着你呢？”奥丘蔑洛夫扭过脸来对赫留根说，“它那么小，而你又长得这么壮实！这条小狗能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吗？大概是你自己被小钉子划破的吧，结果脑子里却想出了这么一个鬼点子，还跑到这儿来撒谎。我是了解你们这些出了名的人物的！我也认识你们这些鬼东西！”

“长官，是他为了开玩笑拿烟卷去戳狗的鼻子的，结果这个家伙就咬了他一口……这个人只知道胡说，长官！”

“你才胡说呢，独眼龙！你又没有看见当时发生的事情，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呢？我们的长官可是一个明白事理的老爷，他是能够看明白是谁在撒谎，是谁在说实话的……如果我要是说谎了，那就让调解法官审问我好了。他在法律上不是写得很明白吗……现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瞒您说，我的兄弟就是穿警服、当宪兵的……”

“你不要说废话！”

“不对，不对的，这根本就不是将军家的狗……”巡警想了想又说道，“将军是不喜欢养这样的狗的，他府上养的狗全都是个子很高的

猎犬……”

“你有把握吗？”

“当然有把握，长官……”

“我其实也知道，将军府上养的都是名贵的纯种狗，至于这条癞皮狗，鬼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你看它的样子丑陋，毛色也不好，模样也不中看……简直是一个下流的畜生。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们怎么也不长脑子呢？如果在彼得堡或者在莫斯科碰见这种狗，你们知道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那里可是不管什么法律的，一眨眼的工夫它就会被打死的！赫留根呀，你是吃了不小的亏，这种事我是不能不管的……是该整治整治他们的时候了……”

“也许，说不定它是将军家的狗……”巡警一边想，一边说，“狗的脸上又没有写着字……前几天，我好像在他家的院子里见过一条这样的狗。”

“没错儿，肯定是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人附和着说。

“哦……叶尔德林老弟，你还是帮我披上大衣……好像起风了啊……我有点儿冷……你还是带着这条狗去将军府上问问吧。你就告诉将军是我找到后，让你送去的……也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把狗放到街上来了……也许这条狗还挺金贵，万一碰到一个猪猡用烟卷儿戳它的鼻子，不大会工夫就会毁了它。狗可是一种娇贵的动物……你这个混蛋，还不赶快把手放下来！摆着个蠢指头让谁看！这都是你自己惹的祸！……”

“那人不正是将军家的厨师吗？我们去问问他好了……喂，普洛霍尔老兄，请你到这边来一下！你瞧瞧这条狗……它是你们府上的吗？”

“真会瞎说！我们府上从来就没养过这号狗！”

“这样就用不着花费工夫前去府上问了。”奥丘蔑洛夫说道，“可能它是一条野狗！也用不着多说废话了……既然他是条野狗……那就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们将军家的狗，”普洛霍尔接着解释道，“可这是将军的哥哥家的狗，他最近来看将军时带来的，我们将军根本就不喜欢这种狗，而他的哥哥倒喜欢……”

“莫非是他哥哥来啦？是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吗？”奥丘蔑洛夫脸上堆满了逢迎的笑容问道，“可了不得，我的天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住一阵……”

“哎呀呀，我的天啊！他一定是想弟弟了……我可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么说来，这条狗就是他老人家的狗啦？真是我的荣幸……你就把狗带走吧……这条小狗挺好的……也够灵巧的……一口就咬破了这个家伙的手指头！嘿嘿嘿……喏，你怎么还在发抖啊？汪汪……汪汪……它生气了，小坏包……这条小狗崽儿真不错！”

普洛霍尔叫了一声小狗的名字，就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随后那群人就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笑赫留根倒了霉。

“回头我再收拾你！”奥丘蔑洛夫吓唬着他说道。他不得不裹紧了大衣，穿过集市的广场，径自朝前走去了。

## 一个时髦青年的惨痛的忏悔

吕西安办好了身份证的签证手续，然后又买了一根冬青树质的手杖。他在地狱街广场坐上了一辆小型的载客马车，花了十个铜子的车费就坐到了隆于莫。这之前的晚上，他在离阿帕戎七、八里的地方歇了下来，然后睡在了一个农家的马房里。走到奥尔良时，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于是又花了三法郎的船费搭一条便船来到图尔，途中他只吃了两法郎的伙食。从图尔到普瓦捷，吕西安足足走了五天。从普瓦捷出发时，他身上就只剩下五法郎了，他拼着最后的一点儿气力继续赶路。

一天，他正走在旷野里，天却黑下来了，当他正想露宿一晚时，忽然看见一辆马车从上坡而来，车夫的旁边坐着一个男当差的。吕西安趁着马车内的客人、车夫以及坐在车夫旁边的当差不注意，就爬在了车厢背后的两个包裹的中间，藏住身子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阳光刺得他的眼睛都睁不开，四下里却人声嘈杂，他惊醒了过来，他认出了这里正是芒斯勒。十八个月以前，心中充满着爱情、希望和快乐的他就是在这个小镇上等候德·巴日东太太。这会儿他发现自己浑身都是灰土，周围挤满了赶车的人和看热闹的人，他明白自己这下可要挨骂了。当他跳下来正要说话时，车内却走出了两名旅客，这两名旅客正是夏朗德省新任的省长西克斯特·杜·夏特莱伯爵，他的身边站着他的妻子路易丝·德·奈格珀利斯。伯爵夫人看了他一眼说道：“真是巧啊，没想到我们竟是同路！你跟我们一起上车吧，先生。”

吕西安冷冷地向夫妇俩行了一个礼，用又惭愧又害怕的眼神朝他们瞪了一眼，便走向了芒斯勒镇外的一条横路。他想找一个农家弄些牛奶和面包，好当作早饭，歇息一下之后好静静地考虑自己的前途。现在，吕西安只剩下三法郎了。《长生菊》的作者浑身发热，一口气跑了很久，沿着河往下走去，一路打量地形，风景越来越美了。晌午走到一处地方，四周是杨柳，中间一大片水，看上去像一口湖。他受着田园野趣的吸引，停下来眺望那清新茂密的林子。河的支流上有一个磨坊，连着

一所屋子，树梢中露出茅草盖的屋顶，顶上长着石莲花。门面很朴素，唯一的点缀是几簇素馨，忍冬和制啤酒用的酒花，周围开着夹竹桃类和多肉植物的花，十分鲜艳。水位最高的地方有一条石堤，底下用一排粗糙的木桩撑着，堤上的水在阳光中往下奔泻。磨坊的那一边，一群鸭子在明净的池塘里游来游去，好几股水在水闸中轰隆隆响成一片。磨坊的轮子发出刺耳的声音。他看到一条天然木做的凳上坐着一个胖胖的女人，她一边打毛线，一边看管着一个正在捉弄几只母鸡的孩子。

吕西安走上前去说道：“大嫂，我实在太累了，而且还在发烧，身边也只有三个法郎了。你能不能行行好，收留我呆一个星期啊？只要有些牛奶和黑面包吃就行了，晚上我可以睡在草垫上。我会马上给家里写信的，他们很快就会寄钱来的，或者派人来接我回去的。”

胖女人说道：“可以的，不过我要先问问我丈夫是否同意。你觉得怎么样啊，小家伙？”

磨坊司务走了出来，他瞧了瞧吕西安，然后取下嘴里衔着的烟斗，说道：“三个法郎住一个星期？干脆还是不收你的钱了吧。”

磨坊司务的女人给吕西安铺好了床，临睡前，吕西安望着优美的风景想道：“说不定我最后就可以当上磨坊的伙计了。”

可是，他这一睡可把主人吓坏了。第二天中午时，磨坊司务的女人大声喊道：“库图瓦，你快去瞧瞧那个小伙子吧，看他死了还是活着，他都已经睡了十四个小时了，我可不敢去看他。”

磨坊司务正忙着晒网，忙着整理捕鱼的工具，回答道：“我看那瘦兮兮的漂亮哥儿多半是一个戏子，竟连一个小钱都没有。”

女人又问：“你是怎么看出来他是戏子的？”

“嘿！他既不是王爷，也不是大臣，既不是主教，也不是议员，干吗把一双手养得白白嫩嫩的，简直就像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磨坊司务的女人刚刚给昨天闯上门的客人做好了午饭，她说道：“他一直在睡，连东西也不吃了，真是奇怪了。如果他是戏子，那他这是上哪儿去呢？现在还不到去昂古莱姆赶集的时候啊。”

夫妇俩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除了戏子，他还会是什么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他的名字就叫做诗人，担任着庄严的圣职。他们从表面上看去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而其实他们却是控制人类精神的人，如果他能够描写人类的话。

库图瓦对老婆说：“那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老婆疑惑地说：“收留他，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吧？”

磨坊司务回答：“唉！如果他是小偷的话，他应该比现在机灵多了，也许早就把咱们的东西都搬空了。”

吕西安隐隐约约听到了夫妻俩的谈话，他走出来伤心地说：“我既不是王爷，也不是小偷，既不是主教，也不是戏子。我只是一个可怜的青年，我是从巴黎走到这儿来的，都快要累死了。我的名字叫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我的父亲沙尔东以前是在乌莫开药房的，后来把药房盘给了波斯泰尔。我的妹子嫁给了大卫·赛夏，他是在昂古莱姆桑树广场上开印刷所。”

磨坊司务道：“啊，我想起来了。那个印刷所老板的爷爷不就是那个精明的老头儿吗？他不是在马萨克经营田地产的吗？”

吕西安回答道：“一点儿也没有错。”

库图瓦生气地说道：“呸！那个老头子真是一个混蛋！听说他把儿子都逼得卖掉了家里的东西，而他自己仅仅在田产上就有二十多万呢。”

一旦遇到长时期的残酷斗争，身体和精神就会被摧毁，全身的能量过分消耗以后，接下来面临的不是死亡，就是同死亡差不多的消沉。而那些能够抵抗的人这时反而会更加振作。处在生死关头的吕西安，听到人们含含糊糊地提到他妹夫大卫出事的消息，差点就支持不住了。

他大叫道：“哎呀，我的妹妹啊！这都是我干的好事啊！我的天啊，我真不是人。”

说完，他就一下子倒在了一条子凳上，浑身瘫软，脸色煞白，好像死了一样。磨坊司务的老婆急忙端来一碗牛奶给他喝了下去。他却央求磨坊司务把他搀上床，说如果自己死在这儿会连累主人的。他请求主人的原谅，吕西安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完了。风流的诗人已经看到了死神的影子，忽然他又想起了宗教，他决定要找一个神甫来听自己的忏悔，并给自己授临终圣体。

库图瓦太太看见这样一个十分漂亮的青年，竟然毫无力气地说出这样悲痛的话来，她也被感动了。她说：“喂，小家伙，你赶快骑马到马萨克，把玛隆医生请来。我看这个小伙子的神气不太对劲儿，快点让医生来瞧瞧他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你把本堂神甫也一块儿请来吧，说不定他们比你懂得更清楚呢。桑树广场上的印刷所老板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波斯泰尔是玛隆先生的女婿。”

乡下人一般都深信害了病的人是应该多吃点东西的，库图瓦一走，他老婆就给吕西安吃了好多食物。吕西安听凭她的摆布，同时他悔恨交

加，心情十分激动，这样，他反而从低沉的情绪中振作了起来。

一乡之中的首镇，就是坐落在芒斯勒到昂古莱姆的半路上的马萨克了，磨坊离马萨克不过三、四里地，好心的磨坊司务很快就把医生和马萨克的本堂神甫请来了。这两个人早就听说过吕西安和德·巴日东太太的关系，此刻，夏朗德省的所有人又都在谈论那位太太和新任省长杜·夏特莱结了婚，并一块儿回到了昂古莱姆的消息。所以一听说吕西安出现在磨坊司务的家里，神甫和医生就心痒得难受，他们急于想知道，德·巴日东先生的寡妇为什么没有嫁给那个和她一起逃走的青年诗人，还有诗人这次回乡是不是来搭救他的妹夫大卫·赛夏的？好奇心和慈悲心结合在一起，这就马上给半死不活的诗人带来了救星。

库图瓦走了两小时后，乡下医生的破马车的声音从磨坊外面的石子路上传来，一会儿的工夫，两位玛隆先生就来到了眼前，医生本来是本堂神甫的侄儿，他们也是住在一个盛产葡萄的小镇上的乡邻，彼此非常地熟悉。吕西安见到的这两个人就是和大卫·赛夏的父亲有来往的人。医生仔细地检查了病人，按过了脉，看过了舌苔之后，他笑咪咪地望着磨坊司务的老婆，好像是在让她尽管放宽心似的。

他说道：“库图瓦太太，我相信您的地窖里肯定有几瓶好酒，篓子里肯定养着几条肥大的鳗鱼，你只管去给病人弄吃的喝的就行了，他并没有什么病，只是脱力罢了。咱们的大人物只要吃饱了饭，马上就能站起来的！”

吕西安说道：“唉！我的先生，我这可是心病啊。这两个人告诉了我一句让我听着难过死了的话。据说，我的妹子，赛夏太太的家里出了大乱子！库图瓦太太说到你的女儿嫁给了波斯泰尔，那么有关大卫·赛夏的事，你一定是知道一些了。”

医生回答：“他可能是坐了牢，而他父亲却又不肯帮助他……”

吕西安着急地问道：“他坐了牢！他为什么坐牢？”

玛隆先生道：“有一些票据从巴黎送到了他那儿，想必他是忘记清理了。大家都说他糊里糊涂的。”

诗人的神色大变，说道：“对不起，我的先生，我想要单独和神甫谈谈。”

磨坊司务和他的老婆，还有医生一块儿走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一个老教士了，吕西安这时才说：“先生，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而且我也不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的罪孽深重啊，我没有什么出路，不得不投入神的怀抱。我把大卫·赛夏看作亲兄弟啊，而最后我竟然害了我

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我是出了几张本票，可大卫却没有能力照付……他是被我害死的呀！当时的我正遭遇不幸的事，我也是无路可走才这样做的啊。当债主为这笔款子企图控诉我的时候，有一个大财主出来替我说情，让他们不再向我追逼债务了，我一直以为那个财主替我还清了钱，而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于是，吕西安讲出了自己的不幸。他到底是一位诗人，他能够把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说得非常感人，最后他请求神甫去昂古莱姆一趟，让他向他的妹子夏娃和母亲沙尔东太太问清楚真实的情况，看他还能不能挽回这一悲惨的局面：

吕西安泪眼婆娑地说：“我一定会坚持到你回来的。只要我的母亲、妹子和大卫不嫌弃我，我就不死了！”

惊心动魄的忏悔，漂亮青年的面无人色，巴黎人的口才，再加上绝望到半死不活的地步，这一切都引起了本堂神甫的怜悯和关切。他回答说：“在外省和在巴黎一样，人家的闲话只能信一半。你不用害怕，这儿离昂古莱姆不过也就十几里，少不得以讹传讹的。我们的邻居赛夏老头已经进城好几天了，大概是去料理儿子的事情了。就让我亲自到昂古莱姆走一趟吧，回来后我会告诉你能不能回家的。我完全可以把你认错悔过的话转告诉给你的家人的，我也会代你说情的。”

本堂神甫并不知道吕西安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已经忏悔过好多次了，忏悔得再沉痛也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得挺好的戏！神甫退了出去，医生又来了。他认为吕西安是发了肝阳，不过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侄儿和叔叔说了一番同样安慰人的话，病人听着也感到了安慰，答应一定再吃一些东西补补身体。

##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被指控于今年九月三日用语言和行动侮辱本县警察日金、村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凡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人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受到您侮辱的。你承认自己犯了这些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是一个满脸皱纹的退伍中士，圣者一张好像有刺的脸。这时候他垂下两条胳膊，两只手贴在裤缝，发出闷声闷气的沙哑声音，回答时咬清每一个字的字音，好像是在发布命令似的：

“长官，调解法官先生！当然，要求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法院是有理由根据法律的一切条款这样做的。有罪的是另外哪些人，而不是我。一具死尸引起了整个事件——祝他的灵魂升入天堂！我同老婆安菲莎三号那天正心平气和、规行矩步地走着，可是抬头一看——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河岸上。我要请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聚集在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原因？难道律书上写着老百姓可以成群结伙走动吗？我喊了一声：散开！我就动手推那些人，叫他们散开，要他们各自回家去，我还下令乡村警察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轰走……”

“请容许我插一句话，你得知道，你既不是本县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赶散人群这种事要让你来做吗？”

“他管不着，管不着！”从审讯室里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人们的喊叫声，“他简直闹得人没法活了，大人！我们已经受他的气有十五年了！自从他脱离军队回到家那时起，他就一直骑在大家的脖子上，这弄得大家恨不得远远逃离村子才好。大家可真是被他害苦了！”

“就是这样的，大人！”村长作证说，“我们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抱怨。说什么也没法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了！不管我们是捧着圣像去教堂，还是举行婚礼，或者，举例说吧，出了什么事故，他处处都管，还大声喊叫，吵吵闹闹，他老是叫人家规规矩矩。他揪小伙子的耳朵，跟踪监视婆娘们，生怕她们出事，好像他是她们公公似的……前几天，他跑遍全村所有人家，命令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法律里没有

规定可以唱歌。”

“请等一下，待会儿您还有机会发表言论，”调解法官打断他的话，“现在，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讲下去。您接着说，普里希别耶夫！”

“是，先生。”中士声音撒呀地说，“您，长官，刚才说到，赶散人群是一件与我毫不相干的事情……好，先生……可要是民众闹事呢？难道可以容许老百姓胡闹吗？哪一部法典里写着可以放任老百姓胡来呢？这种情况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先生。要不是我把人群赶散，让他们瞧瞧厉害，谁又能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挺身而出呢？谁也不懂现行的规章制度，长官，我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知道怎样对付普通老百姓的全村只有我一个人，而且，长官，没有什么是我不懂的。我是中士军官而不是庄稼汉，是退役的军输给养员，在华沙的司令部当过差，先生。这以后，不瞒您收，我堂堂正正退了伍，进了消防队，先生。后来因为病后身体不好，我又离开了消防队，给一个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守了两年的大门……没有什么规章制度是我所不知道的，先生。可是庄稼汉都是啥也不懂的粗人，他们就应该听我的，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就说说眼前的这件事情吧……我是驱赶了人群，可是在河边沙地上却躺着一具从水里打捞起来的死尸。我请问：尸体凭什么躺在这个地方？难道这合乎规矩吗？县警察管什么的？我说了：你这个县里的警察为什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把这件事情向上级报告？也许这个人是投河自尽淹死的，但也许这案子带点西伯利亚的气味：说不定是一桩刑事凶杀案……可是本县警察日金只顾抽他的烟，而对这件事情满不在乎。他还说：‘这个跑来指指点点的人是谁？他是你们这儿的什么人？难道离了他，我就不会办事了？’我就说：‘既然你只知道不管不问地站着，可见你这个傻瓜就是不会办事，什么也不懂。’他说：‘这件事我昨天就报告给了县警察局长。’我请问：干什么报告县警察局长？这是根据哪部法典的哪一条？碰到有人淹死、上吊这类的案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事，难道归县警察局长办理吗？我说，这是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我说，眼下得赶紧派专人呈报侦查员先生和法官们。我还说，你首先就得写份报告，送到调解法官先生那儿去。可是他这个本县警察，光是和那些庄稼汉也一样听着笑。大家都笑，长官。我可以对天起誓，我说的都是事实。喏，这人笑了，那人笑了，日金也笑了。我说，你们干吗齙着牙笑？不料县警察开口说：‘调解法官管不着这类的案子。’我一听这话，简直火冒三丈。县警察，你是说过这话的吧？”中士转身问

县警察。

“说过。”

“大家都听见你当着所有老百姓的面说出这种话来：‘调解法官管不着这类的案子。’大家都听见你说过这种话……长官，我顿时火冒三丈甚至吓着了。我说：‘你再说一遍，坏蛋，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他就把那句话又说了一遍……我跑到他跟前。我责问：‘你怎么能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你这个本县警察怎么能反对官府呢？啊？’我还说：‘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只要高兴的话，凭你这句话他们认定你行为不端，就可以把你这个不可靠分子送到省里的宪兵队去！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会因为你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话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村长说话了：‘调解法官根本就不管他职权以外的事情。只有小案子才归他审。’大家都听见他说这样的话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蔑视官府？嘿，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否则，老弟，事情可就要不妙了！’想当初我在华沙当差，或者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门卫的时候，只要一听到这类不成体统的话，就看大街上有没有宪兵。‘老总，’我喊，‘你上这儿来！’我就把事情一字不差地都报告他。可是在存在，你去跟谁说呢？我心里的火就上来了。一想到如今的老百姓放肆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以下犯上，我就起得抡起胳膊给了他一下……当然我没有使什么大力气，真的，就这么轻轻地打了一下，让他不敢再用那样的话说长官……本县警察却给乡长撑腰。于是我也给县警察来了一下……这样大家就乱打了起来……我一时性起，长官，嘿，不过话说回来，不这样也不行。你要是见着蠢人不打他，那就昧了良心了。何况遇到人命案子……民众闹事……”

“容我插一句嘴！民众闹事自会有人管。本县警察，村长，本村警察就管这种事……”

“县警察管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县警察还如我这么明白事理……”

“可是你得明白，这这事情根本就跟你毫无关系！”

“什么，先生？这件事怎么会跟我无关？荒谬，先生……有人胡作非为，还样的事情跟我无关！要我称赞他们还是怎么的？他们刚才向您抱怨我禁止他们唱歌……可是唱歌能给人带来什么好处吗？他们放着正经事不干，就知道唱歌……还有，他们养成风气，晚上点着灯闲坐着。应该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们又说又笑。这事我都记下来了，先生！”

“你记了些什么？”